

「清」吳焯昌著
石繼昌校點

正續
客窗閑話



1

正续客窗閒话

〔清〕吴炽昌 著

HZENGXUKECHUANGXIANHUA

石继昌校点

责任编辑：牟玉菁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2插页 224,000字

桦甸县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129,000册 定价：2.30元

出版说明

短篇小说杰作《聊斋志异》问世之后，仿效者纷起，二百年间，涌现出的“聊斋型”小说不下数十百种。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为“后聊斋”或“续聊斋”。本丛书所收即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各从不同侧面继承并发展了《聊斋志异》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又各具艺术特色，成为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曾受到广泛的欢迎。这是一份重要的古典小说遗产。但这些作品在长期流传中，历经窜乱，贋鼎迭出，而又绝版较久，完本、真本、善本被收藏者视为珍秘，已很难寻求。现在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的较佳版本以丛书形式出版，力求真、完、善，以供创作者借鉴、研究者参阅和广大读者欣赏。

本丛书由穆今、廖文、木石三人主持编选，由国内有关专业人员和高校教师校点。欢迎建议、批评、指正。

前 言

清代道光年间的笔记小说中，吴炽昌的《客窗闲话》八卷、《续客窗闲话》八卷，以其流畅的文笔，传奇性的内容，为读者所喜爱，因之流传较广。近几年来，不少出版社出版的这类作品的选集，几乎都从本书选入了一些篇章。但在介绍本书和它的作者情况时，却都错误地以为吴炽昌是光绪时人，本书的最早刻本也误以为是光绪初年刻印的。近人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有“吴芗斤记飞车失实”一条，也谓“此书成于光绪乙亥（1875年）”。其实吴炽昌约生于乾隆四十五年，他的《客窗闲话》及续集，分别刻成于道光己亥（1839年）、庚戌（1850年）两年。道光末年，吴氏已经是古稀老人了。

寒斋所藏的原刻本《客窗闲话》，扉页题“道光己亥年镌，敬义堂藏板”，续集扉页题“道光庚戌年镌，敬义堂藏板”。作者吴炽昌，字芗斤，款署“盐官”，当为浙江海宁人。正集前有“甲申相月书于燕邸”的长白山人序文。此甲申应是道光四年，既云“燕邸”，则此长白山人必为清室贵族无疑。从序文中知道作者是长白山人的门生，序有“（吴炽昌）甲申来都，已越二纪，犹是一领青衫，而从事于莲华幕里”之语。按十二年为一纪，甲申的前两纪是嘉庆五年庚申，是乡试之年，可证作者当为是科的举人，后来累试不第，因贫改途而作幕僚。

本书作者道光甲午自序作于保定，续集道光庚戌自序作于泉州，有“仆古稀已届”之语，可以考知作者的生年。这里的泉州，是北京、天津之间的宝坻县的古称，不是福建的泉州。保定、宝坻，是作者中老年时的游幕之地。本书卷三《淮南宴客记》篇：“戊辰之岁，余幕游淮上。”戊辰是嘉庆十三年，其时作者正在壮年，已在淮上盐商处为幕宾。综观作者一生，侘傺无聊，依人作幕，著说部以遣日，笔记小说作者的生平，大抵如是。

作者科场失意，在本书也有所反映。卷三“科场五则”之一，作者借天上任命考试官作喻，太白星官举齐天大圣孙悟空，玉皇大帝以其不通文墨，太白答以“天下试官未必尽通”云云。这虽是作者的牢骚愤慨之言，实际也是作者对科举的蔑视。

鸦片战争前后，外患猖獗。续集卷二《王理堂》篇，写河南光山人王理堂，在江苏崇明招募乡勇，痛击英国侵略者的事迹。理堂奋勇当先，生擒敌将，崇明得以报捷。

续集卷三《补骗子五则》之一，叙伪役借查抄鸦片之名，抢劫行旅，反遭诈骗的故事。伪役如此，真役也可想见，与本书同成于道光年间的笔记小说《涂说》，在《捉鸦片误》篇就写了两则班役借此敲诈而被骗的事，于此可见清廷弊政扰民之一端。

本书写了许多件骗案，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清末民初，上海扫叶山房出版了一部《骗术奇闻》，石印有图，本书的这些骗案，全被收了进去。这些故事不仅可供饭后谈话之资，今天看来，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卷二《磁州地震记》篇，叙述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二日直隶磁州（今属河南）地震灾情，作者在直隶游幕多

年，闻见较确，所以写得绘形绘声，情景可怖。近年科研单位搜集有关地震资料，多采自地方志，本篇则是涉及这方面写得很好的文学作品。

在传统相声里，有一个名叫《扒马褂》的三人演出段子。一人信口开河，不着边际；一人刨根问底，反复究诘；另一人为了取悦于第一人，不惜牵强附会，巧作解释。这个段子在有经验的艺人演来，是颇能多次博得满堂大噱的。续集卷六《圆谎先生》篇，叙一爱打诳语的富翁，为了应对旁人的问难，特地请了一个帮闲清客为之解嘲，强词夺理，趣语横生，《扒马褂》似即以此为蓝本。

应当指出，本书有宣扬迷信及个别猥亵之处。去芜存菁，是在读者。

本书版本很多，除道光原刻本以外，有光绪刻本、申报馆铅印本、清末上海石印本改名《野叟奇谈客窗闲话》、《笔记小说大观》本。现据道光原刻本印行。

于炳文、李力两同志为本书标点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特此致谢。

限于水平，所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石 继 昌

1985年9月

目 录

客 窗 闲 话

- 第一卷..... (1)
- 明武宗遗事 五则 (1) 冯皮匠 (6)
查氏女 (8) 双缢庙 (10) 呆
官 (13) 萧希贤 (17) 李寡妇 (20)
鸾仙 五则 (22)
- 第二卷..... (25)
- 王梦蛟 (25) 假和尚 (26) 公大将军
延师 (28) 无真叟 (32) 磁州地震
记 (36) 神童 (37) 时医 (38)
神尼 (40)
- 第三卷..... (42)
- 魏元虚 (42) 淮商宴客记 (46) 某驾
长 (47) 张慧仙寄外诗记 (49) 白安
人 (53) 齐叫化 (55) 八松墓 (58)
义丐 (59)
- 第四卷..... (61)

书安邑狱 (61)	和闾玉鼠 (63)	孙
壮姑 (65)	沈竹楼 (67)	书讼师
五则 (69)	调白 (73)	刘智庙 (74)
吴桥案 (75)		
第五卷		(79)
谈鬼 十二则 (79)	孝女 (87)	义
仆 (88)	刘大汉 (91)	俞生 (92)
第六卷		(95)
陈制军 (95)	瘦马 (97)	查商 (100)
场外孝廉 (102)	郝连大娘 (104)	
周姬 (105)	沈太守 (107)	
第七卷		(121)
先觉僧 (111)	华疯子 (113)	骗
子 十二则 (115)	某广文 (126)	三官救
劫 (126)	雷神 (127)	
第八卷		(129)
汤文正 (129)	科场五则 (131)	卜者梁
翁 (137)	小王子 (138)	姚幕府 (140)
周封翁 (142)	陬邑官亲 (144)	同胞三
鼎甲 (145)		

续客窗闲话

第一卷		(148)
吴封翁 (148)	难女 (149)	语
怪 七则 (152)	某官保 (155)	

黄大王 (158)	祝由科 (160)	李蒙
师 (161)	唐词林 (163)	
第二卷		(165)
南宋高宗遗事 (165)	王土地 (166)	
许湛然 (168)	王理堂 (170)	权阎罗
王 (172)	补讼师 二则 (174)	粤东
狱 (177)	职谬 (179)	智女 (181)
第三卷		(183)
陆清献公遗事 (183)	补骗子 五则 (186)	
奸僧狱 (191)	义盗 (193)	严氏 (195)
悟知子 (197)	潘善人 (199)	身毒
国 (201)		
第四卷		(203)
某制军夫人 (203)	秦良玉遗事 (205)	
某郎中 (209)	术芷治痘 (212)	乌蛇已
癩 (214)	金标客 (215)	富贵死生定
数 (218)	一技养生 (220)	
第五卷		(224)
六壬神课 (224)	文孝廉 (226)	妖人邢
大 (228)	郭去非 (230)	何首乌 (232)
补明武宗遗事三则 (234)	通州吏目 (237)	
金山寺医僧 (238)	张廉访 (240)	
第六卷		(243)
某少君 (243)	许宗伯 (245)	巧
令三则 (247)	正梦 (250)	圆谎先
生 (251)	鬼孝子 (254)	荆茅 (258)

第七卷	(260)
义猫 (260) 李老 (261) 陈伯 (262)	
蒋三官 (264) 飞车 (266) 丁养虚	
(267) 阮封翁 (269) 赵甲 (271) 崇伯	
鯨 (273) 象棋子 (274) 斗鹌 (275)	
禄命 (277)	
第八卷	(279)
疑难杂案 五则 (279) 转女为男 二则 (282)	
程翁 (284) 马氏 (285) 土神显应 (286)	
拐带 (287) 爵大元戎 (289) 某富	
翁 (290) 百岁老人 (291) 陈君 (294)	
耳神 (295)	
附录	(298)
客窗闲话	(298)
序.....	长白山人 (298)
序.....	(299)
诸子总评.....	(300)
题词.....	(301)
续客窗闲话	(303)
序.....	性甫谢理 (303)
序.....	(303)
题词.....	(305)

客窗闲话

第一卷

明武宗遗事 五则

明武宗皇帝，亦一代英主也。惟好为嬉戏，有亏帝德。即其颠倒予夺数事，虽正史所不录，闻诸故老，堪资谈柄，条列于后。

戊辰科，庶常散馆，例在内廷扃试，时诸词林呈艺，有闽人林吉士者，好书古字，如以秋为𦉳之类。帝怪之，问所自出，林历举以对。帝书𦉳字与认，林不识。帝曰：“秋可作𦉳，和独不可作𦉳乎？汝读书少，未称词林之职，着回籍勤读三年，再来就试。”林谢恩出。同乡戚友咸知其为帝所逐，皆不之礼。林本寒士，欲归则无腰缠，欲留则无斧资，欲就教读，则为都人轻薄，无延之者。无奈，在正阳门外卖字为活已逾年矣，幸其书法之佳，耸动一时。值帝微行过其肆，见观者环堵，啧啧称羨。帝不知是何异事，挨入人丛，睹一少年生据案挥毫，得意疾书，法并钟王，句亦典雅，帝心羨之。缘当时一面，久则遗忘。遂入问曰：“吾观汝写作俱佳，当今文明之际，何不应试，甘为贱业耶？”林举首

见帝魁岸不凡，揖之就坐，对曰：“我闽人林某，忝居词林。”帝曰：“词林清华，不合行同市僧，有玷官箴。”林曰：“去岁散馆时因不识御笔，奉旨回籍读书。”帝曰：“既奉谕旨，何不回去？”林曰：“我实起于单寒，旅资无措，不得已为此营生也。”帝曰：“读书人本色，何不就馆？”林曰：“人皆知为逐臣，无敢延者。”帝曰：“吾荐汝邻省作一幕宾，不逾此耶？”林感悦揖谢，问帝爵里，以便往拜。帝曰：“毋庸，明日汝仍于此候信。”飘然而去。诸客皆为林贺，曰：“此必王孙公子，必有好音。”欢喜而散。次日，有内监赍黄封一函，白金百两，与林曰：“昨有官人嘱我致阁下，其照封面行事，不可窃开，自取其祸。此银以佐车马之需。”言毕竟走，亦不道姓名来历。林观封面大书“亲投山东巡按开拆。”欣然闭肆，雇车马携旧仆驰抵山左。时巡按左虚，系方伯权护。林安寓更衣，偕仆往拜。惟时风宪崇隆，官吏严肃，刺不易投，三日犹未得见方伯。林躁曰：“我有都中密信须亲投者，奈何阻我？”吏始为通达，司阍者唤林入见，其行装黯淡，疑为抽丰之客，洋洋摇首曰：“吾主摄通省总纲，公事繁冗，何暇接见同年故旧耶？若有书札，我为代投，回寓听信可也。”林无可如何，出黄封交之而归，闷甚。未几，寓主狂奔而入，望林叩首无算，曰：“小人不知宪驾，褻渎輿从，罪该万死。”林愤然曰：“主人何擲掬我穷途耶？”寓主曰：“小人焉敢？”正分辩间，闻呼驺鸣炮之声，中军旗牌巡捕等官带同吏役长跪请安毕，僉曰：“奉方伯命，请钦使入署。”林如登云雾，不知所谓，被群拥入八座。仪仗山列，车骑云从，直入巡按厅事。方伯公服趋迎，林下舆，见庭设香案，所投之黄封高供其上。方伯跪请圣安毕，向林揖曰：“请天使宣读圣旨。”

林开封读曰：“山东巡按缺出，即着林某署理。”方知所遇者帝也。望阙九顿首，受印任事。方伯三揖称庆，并道有失远迎之愆，退居藩邸。林于是表谢圣恩，请陛见训示。未几，批回云：“朕看尔人才去得，故有是命。尔其谨慎从公，毋忝厥职，三年后来京复命可也。”林居山东任满，回京见帝。帝曰：“如今读书有资矣，以编修用，仍入翰苑，读书三年，以观后效。”帝入枢密院，见在公之卿相方朝饗，见帝皆起，帝曰：“卿等食讫来闲话可也。”遂入密室坐。于是卿相饭毕咸集，帝悉命坐，问曰：“卿等所食，知米之来历不易乎？朕在储宫时，意谓五谷若草芥，听其自生自长而已。今巡游乎田野，察农夫之艰难，方知古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诚不谬也。卿等所居，南北殊方，风俗各异，其若何播种，若何耕耨，若何收获，各举所知，以广朕闻。”时公卿中多起自田间者，悉数见闻以对。惟尚书某系世胄，不知所云。帝微哂曰：“饮食尚不知本原，何以理国？尔职居何部，日司何事，得无旷废耶？”尚书惶恐叩首曰：“臣职吏部，甫自部署来，见单开江南太湖司巡检缺出，应归部铨选等语。”帝大笑曰：“吏部尚书仅知此耶？”拂袖而入。同列皆尤之，尚书曰：“我今日只记得此事，无可奏对者。”未几，旨下云：“太湖司巡检缺出，即着某补授。”尚书接旨，茫无主见，谓同列曰：“我已降官，敢不赴任。但应陛辞否？”同列皆笑曰：“微官末职，曷胜陛辞？只须午门外叩首谢恩，领凭赴任。但旨无降革字样，应以一品服莅事可也。”尚书仓惶就道，至则抚按率百官郊迎。尚书再三辞，具脚色手本，趋谒抚按，各官逊谢不遑，请居省会。尚书曰：“帝命赴任，我何敢违？”择日前往，府县趋改衙署，規制轩昂，亦用辕门鼓吹，与抚按等。

尚书至，见署之三面皆农田，始悟帝意，欲其知稼穡之艰难耳。于是摒绝舆从，日以青衣小帽游闾阎，与二三父老讲论民间疾苦，应改革调济者，悉注为论。居数年，为人排难解纷，以息讼端，民皆感悦。值宸濠叛，帝驾南征，尚书见抚按曰：“我曾待罪吏部，驾至不可不迎。然无巡检接驾仪注，请公议之。”抚按司道金曰：“论品则居我等上，论职则在我等下。请以一品服伏谒百寮之末，何如？”尚书首肯，遂迎驾。帝乘逍遥马，见之，呼尚书来前，曰：“尔今知吃饭难耶？”尚书顿首谢训。帝命随至行宫，询其所事，尚书将平日所著因革论缕析以对，帝大悦，命居亚相。

除夕，帝忽出宫，历六部九卿公署，官吏皆回私宅度岁，虚无人也。至吏部，闻高唱南腔，似有多人聚饮者。帝突入，惟一小吏，陈盘肉壶酒自歌自饮。见帝至，殷勤让坐，酌酒劝进。帝问曰：“汝何官，何独居此？”吏曰：“吾浙右人，此部挂名吏也。封篆后官与同事俱有宅可归，是时团集妻孥饮合家欢矣。吾想如许案卷，设有不虞，贻误不小。是以守此，不敢离也。”帝曰：“汝好，明日再见。”遂起去。吏犹执烛远导。元旦，朝见千官，帝问吏部尚书曰：“昨在卿署看守者何人？即召入见朕。”尚书遣郎官立唤。小吏当陛，举首见帝，不禁战栗。帝曰：“无恐，汝能小心职守，勤慎可嘉。汝等役满，应得何议叙？”吏曰：“五年无过，以从九品归选耳。”帝曰：“汝欲何为？”吏曰：“小人所愿者，太湖司巡检。闻是缺前经本部尚书署理，鼓吹鸣炮，体面非常，但小人尚未满役，不合例耳。”帝笑曰：“朕命汝去，何用例为？”吏欢欣鼓舞，叠呼万岁。帝特命尚书予凭赴任。

宸濠之叛，御驾亲征。舟泊清河，帝登岸微行，入茶

肆，闻人言下江因兵差截夺客船，横行索诈，稍不如意即毁客货。嗟怨不绝。帝买小舟，变服似商人，以一卫士一小监，泝流直下。至杨关，有官舫甚巨，巡船数十，虎役百辈，拦截客舟，帝亦在内。逐舟搜索，云供兵差之需。客皆哀祈献缙。至帝舟，帝僵卧舱中不之理。虎役拥帝登官舫，见一官凭几危坐，从役森列，叱帝曰：“汝何人，敢抗皇差，不畏官刑耶！”帝微哂之，官怒叱役摔帝行杖，幸卫士勇猛挥拳挡护，众不能近。官益怒曰：“是必江洋盗魁。”命拿舟子至，褫衣鞭挞，喝令指帝为盗，帝怒，探怀出玉牌，命内监立召大员至。值苏扬巡按接奉帝命，仓惶奔赴。官见巡按来，至船头跪迎，正欲诉盘获大盗缘由，巡按见帝立舱中，俯伏请罪。帝无言，惟指挥卫士夺此官纱帽予舟子戴之，曰：“以酬汝痛。”方命巡按提此官去，追赃问罪，论大辟。失察之上官皆获严谴，而客舟自此安行矣。

帝在宣化，有女子李凤姐者，年十四五，有殊姿。其父设酒肆，以凤姐当垆。是时父适在外，帝微行过之，见其丰神绰约，国色无双，不禁迷眩。入肆沽饮，凤姐送酒来，帝误以为倡伎之流，突起拥抱入室。凤姐惊喊，帝急掩其口曰：“朕为天子，苟从我，富贵立至。”先是凤姐恒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闻言顿悟，任帝阖户解襦狎之，落红殷褥，实处子也。帝大悦。时李父闻喊趋救，门已闭矣，惟闻宝钗声颤，佩玉锵鸣，其女气促音嘶，若不胜强暴者。急奔告卡兵，蜂拥而入，见帝拔关出。兵士伏谒，叱令将凤姐归豹房，爵其父三品卿，赐黄金千两，欲封凤姐为嫔妃，命其自择。凤姐固辞曰：“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恐于身不利。今以贱躯事至尊，曷胜荣幸之至。伏愿陛下早回宫阙，以万几为念，则臣妾心安，较爵赏犹荣矣。”

帝领之，因睹凤姐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故不强易宫装。凤姐恒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帝乃择日还京，与凤姐并辔齐驱。至居庸关，风雷交作，凤姐睹关口所凿四大天王，怒目生动，眩晕坠马。帝亲扶之，疾忙外退，驻蹕行宫。视凤姐伏枕泣曰：“臣妾自知福薄，不能侍宫禁，请帝速回。”帝曰：“若是，朕忍弃天下，不忍弃爱卿，决不归矣。”凤姐一恸而绝，帝哀怜甚，命葬关山之上，宠以殊礼，用黄土封塋，一夜尽变为白，其阴灵犹不敢受也。帝追念其言，奋然曰：“小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安忍背之？”遂还宫。正史载帝在豹房，百官交章劝谏皆不纳，畴知一微弱女子力能回天，书所云高明柔克耶？此功不可泯也。至今过关沟者，遥指白壤，艳谈其事。

冯皮匠

冯某，武陵细民也。业皮匠，日以担头谋生，家仅一妻，破屋三椽，亦系赁住者，余无长物。值岁将闌，负债五六串，逋欠十余家，剩有四百青蚨，不足以偿。与妻谋曰：“我与尔此钱，市斗米度岁，我欲潜入紫阳山洞，俟元旦归来，再作计较。债主来，则以我外出借钱为对。”妻诺之。遂携壶茶杯炕饼襜被而往，瞥见山洞内有捷足先登之客，貂帽狐裘，危坐石几，如木偶然。冯失笑曰：“我岂误入冢中乎？否则何遇此富贵之尸？若谓与我同心者，当属窆人，子不应灿烂如是。”客闻人语，陡然惊觉，瞠目视冯曰：“予观足下，似非雅士，届此残腊，何不拥床头人，举柏酒椒盘

之乐，而乃挟具游山，欲追慕清高乎？”冯曰：“姑无论我，阁下何为者？”客曰：“予为姚继崇洋货行主人也。放货值百万于郡县各肆，际此俭年，各肆未能归结，而客商在行坐取货价，需五十万金。予张罗数日，无人应贷，客商势必告讦，则行业将败。而予无归着矣，不得已，权以此地当避债台，第苦饥渴耳。足下来幸甚！”冯慨然奉饼饵，注茗以进，并道同病相怜意。姚饱啖之若珍羞，然继而曰：“足下所亏几何，而亦甘趋苦境？”冯曰：“吾侪小人，所负者五六串青蚨耳。”姚曰：“予虽同在窘乡，此尚易办。”脱腕上金约臂与之曰：“足下姑以此质十串钱归债，所余烦沽酒炊饭以给予。”冯欣然如姚嘱，归告其妻，教以烹爨。妻曰：“久不举火矣，灶灰堆积，曷先出之。”冯往邻家借锄箕，鲁莽从事，灰去而灶崩。妻讶曰：“真倒灶矣，为今之计，莫若担去砖灰，掘地作灶，以供急需。”夫妇合作，未及土尽而石见，石去而两巨缸，朱提灿然耀目。夫妇大悦，冯曰：“今如之何？”妻曰：“姑以箕运入我床下，再作计较。”于是递相搬运，银尽起缸，缸下又石，石下复得两缸，如是者三，共得六缸。冯曰：“获如许财，未知其数。所可虑者，宵小闻之，必来肆窃，否则强项之徒知我骤富，或来欺诈，其奈之何？”妻曰：“适闻山洞之客正需此物，况素昧平生，偶尔相值，能济我贫，其为人尚义可知。何不举以托之，则彼得应急而我有依倚矣！”冯曰：“汝言实获我心。”亟往市中买热物，携灯而往。姚曰：“来何濡滞，予望眼几穿焉。”冯酌酒进食，将得有藏金，欲求寄顿之说从容告之。姚惊喜曰：“足下言果实否？”冯曰：“我感君义，其何敢欺！”饭毕，偕往观之，见盈室白物，姚曰：“天赐足下，兼济予事，实无疆之床，敢不荷此重任。”遂约